

简·奥斯汀精选小说集

Emma

爱玛

简·奥斯汀/著 霍 迪/译



YZLI 0890083257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简·奥斯汀精选小说集

Emma 爱玛

[英] 简·奥斯汀/著
翟迪/译



YZLI 0890083257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玛 / (英) 简·奥斯汀(Austen, J.)著; 翟迪译.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4.

2011.4

(简·奥斯汀精选小说集)

ISBN 978-7-222-07491-2

I.①爱... II.①简... III.①爱... IV.①爱...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1511号

爱玛

[英] 简·奥斯汀

翟迪译

策划: 翟迪

责任编辑: 翟迪

封面设计: 翟迪

版式设计: 翟迪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玛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翟迪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4

(简·奥斯汀精选小说集)

ISBN 978-7-222-07400-2

I. ①爱... II. ①奥... ②翟...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8536号

爱玛

【英】简·奥斯汀◎著

翟迪 译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编辑: 马 清 黄河飞

特约编辑: 李若愚 秦皖春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70mm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70千
版次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7400-2
定价	72.00元 (全三册)

经销电话: 021-56550055

目 录

CONTENTS

181	第八十二章
181	章式二十三章
第一章	章十 001
第二章	章一十 008
第三章	章二十 012
第四章	章三十 016
第五章	章四十 024
第六章	章五十 029
第七章	章六十 035
第八章	章七十 041
第九章	章八十 050
第十章	章九十 062
第十一章	章十 068
第十二章	章一十 073
第十三章	章二十 081
第十四章	章三十 088
第十五章	章四十 093
第十六章	章五十 100
第十七章	章六十 104
第十八章	章七十 107
第十九章	章八十 113
第二十章	章九十 120
第二十一章	章十 125
第二十二章	章一十 134
第二十三章	章二十 138
第二十四章	章三十 146
第二十五章	章四十 153
第二十六章	章五十 158

目 录

第二十七章	173
第二十八章	181
第二十九章	187
第三十章	194
第三十一章	200
第三十二章	205
第三十三章	214
第三十四章	221
第三十五章	228
第三十六章	233
第三十七章	240
第三十八章	243
第三十九章	253
第四十章	257
第四十一章	262
第四十二章	269
第四十三章	281
第四十四章	289
第四十五章	295
第四十六章	300
第四十七章	308
第四十八章	318
第四十九章	324
第五十章	332
第五十一章	340
第五十二章	346
第五十三章	354
第五十四章	361
第五十五章	370



第一章

爱玛·伍德豪斯小姐，漂亮，聪明，家境富裕，生活舒适，天性欢快，看起来备受上苍的眷顾。她已经无忧无虑地在这世上生活了将近二十一年。

爱玛还有个姐姐，她们的父亲对这两个女儿异常宠爱。姐姐很早以前就出嫁了，此后，爱玛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由于母亲过世得太早，爱玛对母爱的记忆已很模糊，幸好，她有一位非常好的家庭女教师，像母亲一样关爱着她，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憾。

这个女教师就是泰勒小姐，她在伍德豪斯家已经生活了十六年，与其说她是家庭女教师，不如说她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好朋友。她很喜欢伍德豪斯家的两个女儿，尤其是爱玛，她们相处得简直情同姐妹。泰勒小姐性情温和，在名义上还是教师的时候，她对爱玛的管束都不忍心过于严厉，现在，连这名义上的威严都没有了，她们更是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相亲相爱。爱玛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尽管她也非常尊重泰勒小姐的意见，但主要还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事实上，爱玛的这种为所欲为，加上她颇有点自视过高的性格，正是她快乐生活中的隐患。不过，这种危害目前还看不出来，所以这两个弱点，对她来说，目前还算不上不幸。

忧伤，终于来了，不过，这是一种甜蜜的忧伤，因为它是伴随着一件喜事而来的——泰勒小姐出嫁了。泰勒小姐的离去，首次给爱玛带来了忧伤的感觉。在这位好友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爱玛怅然若失。婚礼结束后，宾客散尽，只剩下她和父亲二人一起吃饭，共度漫漫长夜。饭后，父亲照常安静入睡，她却独自坐着，默想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

这桩终身大事，对她的朋友来说，充满了幸福的希望——新郎韦斯顿先生品德优良，家境富裕，性情开朗，年龄相当。而且，这桩婚事是自己一手促成的，为了友情，她牺牲了自己的快乐，想到这，爱玛多少感到些心满意足。但是，对她来说，这件事情终究是自寻烦恼。她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泰勒小姐，回忆着自打五岁起整整十六年来泰勒小姐给予自己的爱：她怎样教育她，怎样陪她玩耍，怎样在她健康的时候尽其所能地爱她，使她快乐，又怎样在她生病的时候看护她，照顾她——这是多么难以偿还的一大笔感情债啊！尤其是姐姐伊莎贝拉出嫁离开后的这七年里，她们俩彼此平等相待，坦诚相见，更是弥足珍贵的回忆。泰勒小姐是一个罕见的朋友和伙伴，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善于助人，温文尔雅，熟悉且又热心家中一切事务，尤其是对她和她的每件乐事、每项计划都感兴趣，她对泰勒小姐无所不谈，而泰勒小姐又对她关怀备至。

她如何承受这种变化呢？虽然她的朋友距离他们才不过半英里的路程，但是，爱玛却明白，一个距离他们仅半英里路之遥的韦斯顿夫人和一个住在自己家里的泰勒小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她虽然天生就拥有各种优越的条件，但现在，她在精神上备觉孤独。她当然爱自己的父亲，但他却不适合做她的伙伴——不管是谈正经事还是开玩笑，他们都谈不到一起。

爱玛父女年龄相差悬殊——伍德豪斯先生结婚太迟了，由此引起的隔阂，又因为伍德豪斯先生的体质和生活习惯问题加深了——他一生都是个病人，身心皆缺乏活动，未老先衰，虽然他因心肠好、性情温厚而为人所爱，但他终归只能算一个平庸的人。

爱玛的姐姐婚后住在伦敦，虽然只有十六英里的距离，虽然她并没有疏远家人，但也不是天天都能见到。在伊莎贝拉夫妇和他们的宝贝们来过圣诞节之前，她得在哈特菲尔德熬过十月、十一月中那许多漫长的黄昏。

海伯里是个人口众多的大村子，哈特菲尔德尽管拥有自己独立的草地、灌木林和地名，但实际上它仍归属于海伯里。当然，在海伯里，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和它相比。伍德豪斯家在那里是名门，受人尊敬。因为父亲为人和气，爱玛在那儿有许多熟人，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泰勒小姐，哪怕只是半天的时间。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变化，对此，爱

玛也只能报以叹息和胡思乱想。直到父亲睡醒，她才又打起精神来，换上欢快的表情，因为他在精神上需要她的支持。他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动不动就因为小事情而难过起来。他喜欢他熟识的人，不愿和他们分开。他讨厌任何一种变化，而结婚，作为一种变化的起因，总是让他不愉快。他对自己大女儿的出嫁一直耿耿于怀，提起她来只有怜悯，尽管那是一桩美满的婚姻。现在，他又不得不跟泰勒小姐分离。他向来有点自私，想不到别人的感觉可能与他不同，他想当然地认为泰勒小姐不仅对他们，而且也对她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他认为如果她的余生都在哈特菲尔德度过的话，那将会幸福多了。爱玛为了避免他如此胡思乱想，尽力愉快地微笑着，和他聊天。但当茶端上来的时候，再要让他不重复他在吃晚饭时说过的这些话，可就办不到了。

“可怜的泰勒小姐！但愿她能回来。韦斯顿先生竟会想到她身上，真令人遗憾啊！”

“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爸爸，真的。像韦斯顿先生这样一个和蔼、有趣、出类拔萃的人，他理所当然配娶一位好太太。况且，在泰勒小姐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家的时候，你不会希望她永远跟我们住在一起，忍受我的怪脾气吧？”

“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家好在哪儿呢？我们的家比它大三倍，而且你从来没有任何怪脾气啊，亲爱的。”

“我们会常去看他们，他们也会常来看我们呀！我们会常常见面的！我们必须先去，我们应该马上去道贺。”

“亲爱的，我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呢？兰多尔斯那么远，我连一半也走不了啊。”

“不，爸爸，没有人要你走路啊！我们坐马车去。”

“马车！詹姆斯可不愿意为这么一点路套车，更何况当我们拜访的时候，可怜的马放在什么地方呢？”

“把它们放在韦斯顿先生的马厩里啊，爸爸。你知道这些问题我们都已经解决了，昨天晚上我们跟韦斯顿先生彻底谈过了。至于詹姆斯，因为他的女儿在那儿当女仆，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一定非常乐意到兰多尔斯去的，我倒是怀疑他是否别的地方都不愿意去了。那还是你的功劳呢，

爸爸，是人为汉娜搞到了那个好位置。你没有推荐汉娜之前，没人想到过她。詹姆斯多么感激你呀！”

“我很高兴我当时能想到她。这事真巧，当时我只是无论如何都不愿让可怜的詹姆斯有被人忽视的感觉。我相信汉娜会是一个很好的女仆。她是一个有礼貌、说话机灵的女孩子，我一直对她另眼相看。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她，她总是彬彬有礼地向我问好。每次你留她在这里做针线，我注意到她总是轻轻地转着门锁，从不把门弄响。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出色的女仆。可怜的泰勒小姐，有一个过去常看见的人在身边，对她该是多么大的慰藉啊！每当詹姆斯去看他女儿的时候，你知道，她都会听到我们的消息，他会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她的。”

爱玛尽力保持着这个比较快乐的想法，同时希望借助玩十五子棋的游戏，让她父亲能勉强愉快地度过这个夜晚，让她自己暗自烦恼好了。棋桌刚放好，就有客人走了进来，他们没有必要再玩十五子棋游戏了。

奈特利先生大约三十七八岁，是个有见识的人。他不仅是伍德豪斯家亲密的老朋友，而且还跟他们是亲戚——他是伊莎贝拉丈夫的哥哥。他住的地方离海伯里大概一英里远，是一位常来访问且深受欢迎的客人。这次来访尤其受欢迎，因为他刚从住在伦敦的他们共同的亲人那里回来。他去了几天，刚刚回来吃了一顿过点的晚饭，接着就步行来到哈特菲尔德，告诉他们，住在伯伦斯威克广场的亲人们都很平安。这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让伍德豪斯先生很是高兴了一阵。奈特利先生的愉快，对伍德豪斯先生颇有好处，而且，他的那些有关于“可怜的伊莎贝拉”和她孩子们的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之后，伍德豪斯先生感激地说：

“你太好了，奈特利先生，这么晚还来看我们。你一定走了一段糟透了的路。”

“一点也不，先生，这是一个美丽的、有月光的夜晚。那么暖和，我得离火远一点。”

“你不觉得今晚空气潮湿、路途泥泞？但愿你不会着凉。”

“泥泞？先生，你看我的鞋，一点泥都没有！”

“啊！真奇怪，我们这里下了一场大雨。吃早饭的时候，下了半个钟头的倾盆大雨。当时我很希望他们能把婚礼延期。”

“噢，我还没有向你们道喜呢。你们一定都很快乐，所以我也用不着急于来道贺了，我希望一切都顺利。你们当时怎么样？谁哭得最凶？”

“噢，是可怜的泰勒小姐！那真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

“伤心的恐怕是伍德豪斯先生和小姐吧？我可不会说‘可怜的泰勒小姐’。我对你和爱玛都很敬重，但若谈到依赖或独立，那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无论如何，讨好一个人总比讨好两个人来得容易。”

“尤其是那两个人中还有一个是这么任性、讨厌！”爱玛开玩笑地说，“你一定是这样想的，而且，要是我父亲不在这里的话，你也一定会那么说出来的。”

“我相信，亲爱的，”伍德豪斯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恐怕有时候我的确是很任性、让人讨厌的。”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不要认为我说的是你，也不要以为奈特利先生说的是你，你的想法真可怕！噢，不！我说的是我自己！奈特利先生爱挑我的错，你知道，那完全是开玩笑，我们彼此常常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

事实上，奈特利先生是能够看得出爱玛·伍德豪斯弱点的几个人之一，也是唯一当她面指出这些弱点的人。虽然这对爱玛本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冒犯，但她知道，对她父亲来说就大不一样了。因此，她绝不能让父亲疑心她在别人眼里并非十全十美。

“爱玛知道我一向不恭维她的，”奈特利先生说，“可我刚才并没有批评任何人的意思。泰勒小姐以往总围着两个人转，今后她只要围着一个人转就行了，说不定还会有人围着她转呢。”

“好啦，”爱玛改变了话题，“如果你想听婚礼的情况，我很乐意告诉你。当时我们的举止都很得体，人人按时到场，大家喜气洋洋，一滴眼泪都没有，连一副发愁的面孔也看不到。噢，当时我们都觉得只隔半英里，相信每天都会见面。”

“亲爱的爱玛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很好，”她父亲说，“但是，奈特利先生，走了可怜的泰勒小姐，她是真的很难过，我相信她将来对她的想念，一定会让她后悔她现在的好心肠。”

爱玛转过头去，弄得啼笑皆非。

“这样的一个好伙伴，爱玛不会不想念的。”奈特利先生说，“我们不应用这样的语调为她祝福，先生，假使我们想得开的话。爱玛知道结婚对泰勒小姐非常有好处，她知道，像泰勒小姐那样年龄的人，住在自己的家里该有多惬意，舒适的生活对她有多重要，她一定不会觉得悲大于喜。泰勒小姐这样幸福地结了婚，她的每个朋友一定都很高兴。”

“你忘了我还有一件乐事呢，”爱玛说，“而且是一件了不起的乐事——这桩婚事是我亲自撮合的！你知道，我撮合这桩婚事是四年以前的事了，当时许多人都说韦斯顿先生绝不会再婚了，可现在这件婚事成了，这证明我是对的，无论如何，这都让我备感欣慰。”

奈特利先生向她摇摇头。做父亲的不无得意地说：“啊！亲爱的，但愿你不要再撮合婚姻了，也不要再预言什么事情了，因为你说的话总是能应验。别再撮合婚姻了。”

“我答应你，爸爸，不替我自己撮合，但我一定要替别人撮合。这是世上最有趣的事情了！特别是在获得这样的成功之后！当时人人都说韦斯顿先生不会再结婚了。噢，不再结婚！韦斯顿先生，做了那么久的鳏夫，看起来没有太太过得很舒服，他不是忙着在城里办事，就是在这里和朋友们一块儿玩，到处受欢迎，总是神采奕奕。一年到头，除非他自己愿意，否则连一个黄昏都用不着独自度过。噢，不！韦斯顿先生当然不用再婚。有些人甚至说，他曾在太太临死前对她发过誓，还有人说，是他的儿子和大舅子不让他再婚。对这个问题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一样都不信。大约四年前，泰勒小姐和我在布罗德韦巷碰见他那天起，我便对这件事下了决心。那天，他那么殷勤地跑到法默·米切尔家替我们借了两把伞，因为当时下起了蒙蒙细雨。从那一刻起，我便计划着撮合这桩婚事。这件事情如此成功，亲爱的爸爸，你认为我会放弃继续撮合婚姻吗？”

“我不懂你说的‘成功’是什么意思，”奈特利先生说，“成功需要努力。假如你这四年来一直在尽力促成这桩婚事，那你真是不虚度这几年的光阴了，这倒也是一件值得年轻小姐去做的事呢！但是，如果你所谓的撮合婚姻，只是指你曾设想这件事情，比如，有一天你无所事事时自言自语地说：‘假如韦斯顿先生肯娶泰勒小姐做太太，那对泰勒小姐而言一定是一件大好事。’然后又唠叨上几遍——我猜你就是这样做的——那

么，你谈何成功？你的功劳在什么地方？你有什么可夸耀的？你只是运气好猜中了罢了，顶多不过如此。”

“难道你从未体验过猜中的快乐和得意吗？真可怜。你可没我想象中那么聪明。你要明白，猜中并不仅仅靠运气，这当中还要有几分天赋。至于我所讲的，也就是你所争论的‘成功’这个倒霉词，我还不知道我没有用它的权利。我已经干了两件漂亮事，我想也许还有第三件呢，既不是‘一事不做’，也不是‘包办一切’。假如我不赞成韦斯顿先生常到这里来玩，不给他许多小小的鼓励，又调停了许多小纠纷，他们的婚姻很可能是竹篮打水。我想，你对哈特菲尔德了解得如此清楚，一定可以领会这一点。”

“像韦斯顿那样一个坦率真诚的人，像泰勒小姐那样一个理智不虚伪的女人，尽管让他们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你的插手，可能对他们没有好处，肯定对你有害处。”

“爱玛是永远不考虑自己的，她只想替别人帮忙。”伍德郝斯先生反驳奈特立先生，其实他并不知道他们争论的实质。“但是，亲爱的，请你不要再撮合婚姻了，那完全是件蠢事，拆散了别人原来完整的家庭。”

“最后一次，爸爸。只为埃尔顿先生再来一次。可怜的埃尔顿先生！你很喜欢埃尔顿先生的，我一定要替他找一个太太。在海伯瑞没有谁配得上他，他在这儿住了整整一年了，把他的屋子布置得那么舒适。如果再让他独身下去，那简直是耻辱。今天，他在跟他们握手的时候，我认为，他的样子很想得到同样的帮助！我很尊重埃尔顿先生，而且我只能帮他这个忙。”

“埃尔顿先生当然很帅，也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我对他评价很高。但是，如果你要向他表示关切的话，亲爱的，那就等哪一天请他来跟我们一块吃饭吧。这是个更好的办法，我想奈特立先生肯定愿意陪他。”

“愿意奉陪，先生，随便什么时候。”奈特立先生笑着说，“我完全同意你的办法，你可以请他吃饭。爱玛，给他最好的鸡和鱼，但要让他自己选择太太。你要相信，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人会照顾自己的。”



第二章

韦斯顿先生是海伯瑞本地人，生在一个体面的家庭，近两三代，它的名望和财产不断增长。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因为早年就继承了一小笔独立财产，所以，他不愿再从事弟兄们的平凡职业。他参加了本郡当时组织的军队，这样，他的活泼的性格和爱交际的脾气完全得到了满足。

韦斯顿上尉颇有人缘。军队给了他机会，使他认识了约克郡的名门闺秀丘吉尔小姐，丘吉尔小姐也爱上了他。除了她的兄嫂，这事没有人觉得惊讶，因为她的兄嫂从没见过他，他们贵族气十足，而这样的结合有损他们的尊贵感。

但是，丘吉尔小姐毕竟是成年人，又有权利支配她的财产——尽管她的财产跟她庞大的家族财产比起来不足挂齿，因此，谁也阻挡不了她，她终于和韦斯顿上尉结了婚。丘吉尔夫妇——她的兄嫂，对此非常恼火，以适当的方式，同她断绝了来往。这个不般配的婚姻，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很多幸福。韦斯顿夫人理应感到很幸福，因为她有一个热心肠、好性情的丈夫，为了报答她的爱，事事都为她着想。可惜她的勇气还不够彻底。虽然她能够不顾哥哥的反对，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的心愿和韦斯顿上尉结了婚，但她对哥哥无名的怒火却没来由地觉得懊悔，对往日的奢豪生活也不免有些留恋。尽管他们入不敷出地挥霍，但跟恩斯库姆娘家的生活相比，仍然有天壤之别。她依然爱着她的丈夫，但她却希望自己既能是韦斯顿上尉的太太，又能是恩斯库姆的丘吉尔小姐。

在许多人看来——尤其是丘吉尔夫妇，韦斯顿上尉和丘吉尔小姐结婚，那是攀了高枝，但后来事实却证明这是世上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当他太太在结婚三年后去世的时候，他比婚前更穷了，而且还要养活一个孩

子。然而不久后，他就不用为孩子的抚养费操心。这个男孩，由于母亲久病缠身，叫人同情，理所当然地成了重修旧好的媒介。丘吉尔夫妇自己没有孩子，也没有其他近亲的小孩需要照顾，因此，在妹妹死后不久，他们便提出想要收养小弗兰克。可以想到，这位做了鳏夫的父亲难免觉得犹豫和不舍，但考虑再三之后，终于决定把孩子交给丘吉尔夫妇收养，享受他们的照顾，继承他们的财产。而他呢，只需寻求自我安慰，尽力改善自己的处境即可。

他想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他离开了军队去经商。他的兄弟们已在伦敦打下了基础，这让他的新生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有家商行正好有一个适合他的职位。他在海伯里还有一所小房子，他大多数的闲暇时间都是在那里消磨掉的。此后的不知是十八还是二十年来，他一边做着有用的工作，一边享受着社交的乐趣，过着愉快的生活。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收入过上安乐的生活——在海伯里附近购置一小块他期望已久的产业，娶一个像泰勒小姐那样没有嫁妆的女人，交一些朋友，称心地生活。

泰勒小姐进入他的生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毕竟不是年轻人之间那种迅速的恋爱，所以，泰勒小姐并没有动摇他买不到兰多尔斯就不安家的决心——他早就想买下兰多尔斯了。他稳步朝这些目标迈进，直到一一实现为止。他发了财，买到了心仪的房子，娶了太太，开始了新生活，完全有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得快活。他一直都是一个快乐的人，生性如此，即使在第一次的婚姻生活中也是这样。然而，他的第二次婚姻一定会让他知道，一个明白事理、温柔可人的女人会让人多么愉快，同时，也能让他开心地明白一个道理：选择总比被选择好，被人感激总比感激别人好。

在伴侣的选择上，他只需考虑自己的意愿就行了。他的财产完全属于自己，因为弗兰克并不只是简单地作为养子被舅舅抚养，双方曾公开声明过，这是正式过继，孩子长大后要改姓丘吉尔的，所以他不大可能需要他父亲的帮助，他父亲也用不着为此操心。弗兰克的舅妈是一个任性的女人，丈夫完全受她控制。像韦斯顿先生那种性格的人，是理解不了为什么一个女人的任性居然能强悍到这种地步的，在他眼里，丘吉尔先生是如此可爱的一个人，值得大家的喜爱。在伦敦，他每年都会去看他的儿子，并

以他为荣。他常夸赞他的儿子是个有为的好青年，这使得海伯里也渐渐为他感到骄傲起来，大家把他看作本地人，关心着他的未来。

弗兰克·丘吉尔先生是海伯里人的骄傲，很多人都很想见他一面，但是这种良好的意愿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满足，因为他从未来过海伯里。常有传言说他就要来拜访他的父亲了，可惜却从未成为事实。

至于他父亲的这次婚礼，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来了，这是理应来的。不论是佩里夫人请贝茨夫人和小姐喝茶的时候，还是贝茨母女俩回访的时候，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过不同的意见。现在是弗兰克·丘吉尔该来的时候了，在听说他致函祝贺继母之后，大家觉得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有好几天的时间，海伯里人在拜访别人时总要提到韦斯顿夫人曾经收到的那封体面的信——“我想你已经听说过那封体面的信了吧？弗兰克·丘吉尔写给韦斯顿夫人的。我听说那真是一封体面的信，伍德豪斯先生告诉我的。伍德豪斯先生看到那封信了，他说他从没看过那样体面的信。”

那的确是一封值得珍视的信。韦斯顿夫人自然对写信的这位年轻人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这封令人愉悦的信，足以证明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这是她收到的最受欢迎的结婚礼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人，她的阅历告诉她，别人也会这么看。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再与那些朋友们整天待在一起了，而他们对她的情谊一如既往，难舍难分。

她知道他们一定会时常想念她。一想到爱玛没了她的陪伴，可能会不快乐，可能会无聊，她便从心底感到难过。但亲爱的爱玛不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她比大多数女孩更能适应环境，而且她有头脑，有精力，又坚强，这些优点足以使她顺利地克服这些小小的困难和痛苦。此外，值得欣慰的是，兰多尔斯离哈特菲尔德很近，就是单身女子走起来也很方便，加上韦斯顿先生的好性格、好条件，在即将来临的季节里，她们每周相聚三四个晚上是不成问题的。

对于目前的境况，韦斯顿夫人除了有些许的惋惜之情外，基本上是感激不尽。她觉得很满足，简直称得上心满意足，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谁都能看出她很享受这愉快的生活，因此，当爱玛父女在兰多尔斯韦斯顿夫人舒适的家中告别时，或是在哈特菲尔德目送有丈夫陪伴着的韦斯顿夫人坐上自备马车的时候，尽管爱玛很理解父亲，但听到父亲竟然还在

说“可怜的泰勒小姐”的时候，她还是不免会吃惊。韦斯顿夫人的每次告别，都会让伍德豪斯先生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说道：“可怜的泰勒小姐！她一定十分愿意留下来的。”

既然韦斯顿夫人不能再度成为泰勒小姐，伍德豪斯先生就只能替她惋惜了。但是过了几个礼拜后，伍德豪斯先生的心情就变得好多了。邻居们全都表示过祝贺了，再也没人因为这件事情向他道喜，折磨他了。曾经使他感到头痛的结婚蛋糕，现在也都吃光了。他的胃承受不了任何油腻的东西，他相信别人也和他一样。什么东西对他的身体有害，他便认为对任何人也都不合适，所以，他曾热心地劝告别人不要吃蛋糕。关于这个问题，他还煞费苦心地同药剂师佩里先生探讨过一番。佩里先生是个聪明的、有绅士风度的人，他的定期拜访对伍德豪斯先生来说，是生活中的一个慰藉。既然伍德豪斯先生是在向他请教，他虽然不这么想，但也只能承认，蛋糕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确不适合多吃。伍德豪斯先生得到了这个说法，更加卖力地劝告每一个来拜访新婚夫妇的人，但蛋糕还是被吃完了。一直到蛋糕吃完，他那敏感的神经才安定下来。

在海伯里有一个奇怪的谣言，说是有人看见每个佩里家的小孩手上都拿着一块韦斯顿夫人的结婚蛋糕，但伍德豪斯先生可不相信这件事。



第三章

伍德豪斯先生喜欢按自己的方式与朋友交际，他非常喜欢让朋友们到他家来玩。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他久居哈特菲尔德、他的脾气好，再加上他有钱、房子大、女儿出色，在他那个小圈子里，他基本上能够称心的安排朋友来拜访。而那个圈子以外的家庭，他则很少交往。他不喜欢睡得太迟，也不喜欢盛大的宴会，这点妨碍了他广交朋友，只能同那些愿意按照他的要求来拜访他的人来往。他很幸运，在海伯里，包括同一教区的兰多尔斯以及邻近教区的唐韦尔阿比¹——奈特利先生的住宅，就有许多这样的朋友。在爱玛的劝说下，他也常邀请他精心挑选过的一些上流人士来吃饭，但是，晚上的聚会才是他最喜欢的，除非他觉得自己身体不适，否则，每个晚上爱玛都能为他凑一桌牌。

韦斯顿夫妇和奈特利先生到这里来，是出于真正的关心，而埃尔顿先生，这个独居空房的年轻人，让他用寂寞、无聊的黄昏换取伍德豪斯先生会客室里的雅兴和他爱女的微笑，当然也是非常乐意的。

此外，还有一批人，其中最常来的是贝茨夫人、贝茨小姐和戈达德夫人。这三个女人几乎每约必到。由于接送的次数太多，伍德豪斯先生已不觉得这对詹姆斯和马来来说是什么苦差，反倒认为，要是一年只接送一次，那倒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呢。

贝茨夫人是海伯里一位牧师的遗孀，已经非常老了，除了喝茶、打牌之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她跟她的独生女儿一起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因为她人好，境况又这么糟，所以大家都对她很关心、尊敬。而她

¹ 阿比，原意为修道院，此处指曾为修道院的乡村住宅。